

社會長篇小說

百花同日生著



海市蜃樓

龍公

社會長篇小說

海市蜃樓

民國十八年出版中央書店印行

——目 回 集 一 第——

第一回 雲鬟玉臂望斷天河

冰簟銀牀愁生禁苑

第二回 金吾不禁雅賊試偷香

赤鳳誰來哀情求割愛

第三回 雁恠鴻樵銜書投豔侶

鶯慵燕懶煮酒論英雄

第四回 野渡橫舟憶金鋼鑽戒

懸崖勒馬驚藥水棉花

第五回 妙釀趁梨花良宵盡醉

芳塵生錦褥旅館言愁

第六回 雲中犬海客談瀛

霧裏花吳廊響屐

第七回 鈿車粉席聯織女黃姑

綵縷紅絲逗鴛鴦翡翠

第八回 紙上纏綿江裏月疑閨裏月

燈前爾汝眼中人問意中人

第九回 的的朱唇巧印燕支暈

田田素臉妍增獺蹄痕

第十回 北道聯歡扁舟載西子

南枝向暖飛絮逐東風

——目總集二第——

- | | | |
|------|-----------|-----------|
| 第十一回 | 癢處難搔麻姑思袖手 | 玉人欲妬甘后乍更衣 |
| 第十二回 | 引吭高歌嬌癡來乳燕 | 含情故問清瘦到梅花 |
| 第十三回 | 名家初攝影烟尾餘生 | 舊侶忽忘形桑中有喜 |
| 第十四回 | 嚙臂香盟斷夢溫殘夢 | 簪花妙楷風流警下流 |
| 第十五回 | 器具專車嫖毒承新寵 | 鋼柔繞指嫦娥愛少年 |
| 第十六回 | 狂歡釀病睹物思人 | 黠妓投機改頭換面 |
| 第十七回 | 人傑胎靈墮地成名士 | 妻榮夫貴披裘詡大龜 |
| 第十八回 | 狂奴快意加冕開筵 | 孝子承歡登牀拜母 |
| 第十九回 | 舐犢情深高堂傳枕祕 | 投壺禮古遺少恨窰新 |
| 第二十回 | 疑雨疑雲奇方窺趙后 | 難兄難妹豔蹟比齊襄 |

——目總集三第——

第二十一回

好夢易醒魂飛木鐸

多情餘恨淚流金詞

第二十二回

竹橫橫敲貞媛逢大俠

桃符下達骨董獲奇珍

第二十三回

蘆簾後漏爛漫春光

鑰孔中現華嚴世界

第二十四回

榻旁鼾臥名士牢騷

廁廁苦吟詩人憔悴

第二十五回

載酒題襟拜賞桃花笏

尋芳拾翠參觀馬桶間

第二十六回

屋漏懷慚書空呼負負

車輪輾恨對影詈眞眞

第二十七回

開門揖壻智張孔雀屏

爲妓捐軀敢作芙蓉主

第二十八回

賣野人頭黑炭招來牛馬走

添嬌妾翼黃金鑄就鴛鴦飛

第二十九回

半身裸影相士覓兼差

一紙清單嬌娃供假帳

第三十回

炎涼異致瘡鬼亂情場

水陸雙棲文豪藏肉市

——目總集四第——

第三十一回

悻鳳倚樵桐針心苦語

殘雲橫斷峽刺耳新聲

第三十二回

蘂苦梅酸名園空延佇

花明月暗香徑共盤桓

第三十三回

哀榮絕代纔兔爰爰

福慧無雙明星晰晰

第三十四回

同行爭女角戲效三拉

導演逞奇才功虧一跪

第三十五回

聞雷失箸錯愕作狼奔

鑿壁偷光陰陽關牛喘

第三十六回

片言折獄倚枕候鷄鳴

萬里投荒攀轅豁虎跳

第三十七回

紅搖燭影新婦盼新郎

綠蔭簑光公娼育公子

第三十八回

花縈霧淞薄袖分香

車走雷聲纖雲抱月

第三十九回

痕留貝齒口角度春風

水漫金山指頭霑沾雨

第四十回

微聞鄉澤聯袂到南湖

忽發狂言衝冠因北里

— 目 總 集 五 第 —

第四十一回

語竟舌猶香驚催飯去

夜深花欲睡笑喚茶來

第四十二回

擣麝拗蓮意盡愁無盡

歸裘還扇情深恨亦深

第四十三回

旅邸身孤自憐獨客

紗窗影亂曼度雙聲

第四十四回

奇文共賞才子評花

妙噪堪珍龜奴喝彩

第四十五回

膝下有黃金枕頭告狀

人前翻白眼桌底傳情

第四十六回

水晶宮冷盪氣迴腸

荳蔻湯溫攜雲握雨

第四十七回

空房月黑夢隔蘼蕪

大道枝柔情牽楊柳

第四十八回

絲隨藕斷別霍戀分鸞

風動簾開岸花留檣燕

第四十九回

玉體橫陳魂銷衣帶水

香車共載春滿肉屏風

第五十回

家破人亡空貯兩行淚

死歸生寄勾消一卷書

海 市 鶯 花

百。花。同。日。生。譏。

第一回 雲鬢玉臂望斷天河 冰簟銀床愁生禁苑

有酒易醉。花下人有金難買。花前春美人十五。瓜未破。夜夜微酣。抱花臥。春風學得柳妖嬈。隣家女兒羞舞腰。長安貴人初賜第。高築層臺貯小喬。綠波朵朵紅蓮起。豔李穠桃盡休矣。啼笑俱能博主憐。徹夜歡聲朝不止。天生尤物不福人。用盡黃金貴人死。貴人死。美人逃。胸前帶得金錯刀。和烟和月築樓住。開窗自弄秦時簫。美人門前五陵騎。裘馬翩翩稱人意。使君有婦羅無夫。相逢何必還相避。君不見梁綠珠。花飛玉碎。何其愚。季倫得罪金谷改。胡不善保千金軀。又不見關盼盼。紅褪香消。都夢幻。尙書劍。鴛已成塵。及早開簾召雙燕。貴人之富富不如石。崇貴人之官官不如建。封生前黃金鑄。嬌女死後他人樂。歌舞劉伶愛酒酒爲生。潘岳種花花對語。至今花不開。潘岳墓前春酒不澆劉伶墳上土。

這首詩是嘉慶年間舊詩人昭文孫子瀟的麗人行相去百餘年當時的本事固然無從查考他的冬烘頭腦也決不合於現在二十世紀的新中國貴人死美人逃算得一回什麼奇事美人不在貴人未死之前逃去在今日已經是事實不易辦到的例外而且這個逃字也太下得荒謬絕倫太侮辱神聖不可侵犯的美人了如果改做脫離二字便何等冠冕堂皇生前黃金鑄嬌女死後他入樂歌舞甘棠遺愛更是一般貴人所求之不得的有何感喟慨歎之必要至如梁綠珠關盼盼畢竟是未受新知識洗禮的舊女子只曉得做一二男子的私人玩偶不曉得放出緬仙索來玩弄全世界的美男子碌碌一死真叫做可憐不足惜若生今世一定在打倒之列孫子瀟拿她兩人來譏刺那築樓弄簫的美人未免等於鴟梟獲腐鼠偏向鵲鵲所以這首詩和本書絕對沒有什麼立意相同之處不過信手拈來做一首現成之開場詩也是述而不作論而不斷的意思正是

情知點污投泥玉

猶自經營買笑金

話說上海雖然。是個紙醉金迷。醉生夢死的地方。畢竟也是裨販歐美文明。最發達的中國商埠。因此大旅館。大學校之多。爲任何內地所不能及。內中有一所大學校。自命是以讀書救國爲目的。的不願意開繁華的南京路上。和大東亞幾家大旅館搶生意。特意開設在一條極偏僻而幽靜的馬路上。那地方恰既不是江灣。吳淞。更不是真茹徐匯。反正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一般人隨口喚做山中大學。開這大學的老闆是個碧眼黃鬚。外加鷹鼻子的英國人。會說一口只有平聲的中國話。會講一種中國化的耶穌道理。幾條校規訂得比十字架還莊嚴燦爛。最能使學生家長敬仰而信任的。除了寒暑二假以外。學生們不得越校門一步。那些學生便將校門喚做鬼門關。連那英國老闆也在什麼E.A.之下。又得了一個外國閻王的名譽。位校門外。徧種著綠窰窰的柳樹和梧桐。春秋佳日。或者是夏天芳草如茵。野花如錦。在這沙漠似的上海灘上。也不能說不是江南好風景。無奈隔着一層紅牆。便彷彿隔著萬里銀漢。那些學生只能站在大門角裏。眼睜睜望著一般牧豬奴賣菜傭。在天然圖

畫中荷擔徐行倚根小憩羨慕他們是神仙中人當這山中大學開辦之初一般嬌嫩而浪漫的有志青年因爲起居飲食之不舒適出入交通之不利都負笈迴車聞名喪膽只剩下幾個教會資助的學生點綴寬敞的課室後來外國閻王又在對門荒地上開了一片夏娃女子大學校外的風景格外顯得姣麗而冶豔校內的生意也漸漸茂盛而興隆近十年間兀自造就了無數美人名士一天是寒假將至的時候艸木黃落風日淒清不過四五點鐘光景黯淡的斜陽已高高的掛在枯樹枝上冷眼看人只聽見噹噹幾聲鐘響大隊學生都穿著很熨貼的西裝肅肅靜靜地從各箇的課室裏出來一會兒教授挾著講義書本大黑皮包紛紛跳上包車而去大多數學生忙一窩蜂的跑到校門口一個個伸手到鐵棚門外口裏低低的嚷道良鄉栗子良鄉栗子眼睛骨碌碌的四面張望原來校門外盡擺著些水果糖食的擔兒擔兒不能挑進來學生不能走出去兩下偷偷的隔著鐵棚門交易倒很有一種文明監獄的風味爲首一個學生綽號五百斤油其實連肉骨髮膚筋血以及一切雜碎在永安

公司磅過也。只有三百多磅。他將一座高大而豐肥的肉屏風緊貼著柵門。剝著栗子向那賣栗子的笑道。你們口裏喊著良鄉栗子招牌上寫著良鄉栗子。不曉得這良鄉二字作何解釋。賣栗子的笑道。先生莫考我。我曉得良是改良的良。鄉麼便是香甜的香。可不錯麼。許多學生都嗤嗤的笑了。五百斤油嚼著栗子搖頭道。不對。不對。良是冰涼的涼。鄉是搖得響的響。你瞧你這栗子冰涼而又硬梆梆像石子般搖得響。可不是道道地地的涼響。栗子賣栗子的陪笑道。不瞞先生說。這兩天是什麼時候了。只怕走徧上海連這涼響栗子也不大有買處。咧五百斤油道。啊。嚙。這樣說起來。再過幾天。你這栗子還可以算得一件骨董哩。他身後那些候補已久的進口部主任。見他像石碑樓般豎在前面。嚙嚙叨叨的推揉不動。便有一個瘦長條子向一個矮大塊頭擠了擠眼睛。矮大塊頭使勁兒乾咳了一聲。瘦長條子慌慌張張的道。嚙呀。不好。外國閻王來了。大眾不由一齊回頭。五百斤油頭肥頸壯回頭不便。只嚇出一身鹹汗。沒命的撫著大肚皮反身擠將出來。大眾哄然笑道。大塊頭到底是個草包。只消老

李老王略施小計便慌了手脚。你要曉得外國閻王是向不咳嗽的呀。五百斤油道還是老實點好。太刁梟了。是要短命的好在我栗子已經買好。正嫌擠在人叢中熱得難受。也是該退避賢路的時候了。老李老王是著名的走油諸葛亮。加料劉伯溫。這種手段。留到將來跳上政治舞臺後再用。好不好。現在賜顧在我身上。似乎有點可惜。並且我不曾受一星星的損失。實在抱歉。萬分矮大塊頭笑道。自己。不識相。還要怪別人。刁梟最妙的也。學著會說幾句俏皮話。大約是栗子的功勞。瘦長條子。眼珠兒一轉。笑道。喫的事。小看的事。大可惜。你只貪圖口福。糊塗塗的。將眼福都犧牲了。大塊頭真正無清頭。你所受的損失。豈止一星星呢。五百斤油氣喘噓噓的急。踏著脚尖兒在人叢後。昂頭細看沙迷花影。風送衣香。隱隱約約還聽得見。嚶嚶的鶯聲。不禁臉上呆了一呆。心頭跳了幾跳。撇著喇叭嘴道。讓你們去擦眼藥罷。目今人類進步。夏娃的眼睛已從額角上高陞到腦後。連固有的亞當。尚不值白眼之一盼。何況我們。只是山。中大學的學生。離亞當的資格。只怕遠在甯古塔以北。我想平兒平兒不想我。

沒的看出。出一身的病來。我呢。自己照過鏡子。摸過腰包。天鵝肉也不想吃了。吃良鄉栗子。是正經說着。懶洋洋的。蹙了開去。瘦長條子。肚裏涼了半截。望着矮大塊頭。皺眉笑道。不見白衣人送酒。只逢催租人。敗興奈何。奈何。五百斤油。走了幾步。忽然掉過臉來。遠遠地問道。老王。你剛纔說我會說俏皮話。是栗子的功勞。是什麼意思。矮大塊頭笑道。屈得來這點化學作用。都不曉得。虧你還是理科的。未來博士教你一個乖。多吃栗子。有容易放屁的靈效。大驗。五百斤油。紅漲了臉。一路罵着。走了。大眾搶着。買了些糖食。水果。紛紛散去。只矮大塊頭。瘦長條子。和上十個同志。還站在校門口。說笑。瘦長條子道。老王。那個頸上圍着五彩絲巾的你。中不中意。矮大塊頭笑道。你不用問我。我是叫化子。吃死蟹。隻隻好。沒有不中意的。你呢。瘦長條子道。我要這個穿紅旗袍。白出風的老王。眯着眼睛。瞧了半天。道。風頭也還不壞。瘦長條子笑道。敷衍過去罷了。風頭太健了。她又不許我要。咧你看我的一面。說一面。斜俯着身體。一隻手甩了幾甩。將一隻紅豔的福橘。的溜溜的拋了過去。端端正正。落在那紅衣女學士面前。

她不慌不忙的伸出一隻纖纖玉手。接着那邊格格的一陣嬌笑。這邊便暴雷價齊聲喝采。紅衣女學士不動聲色。大大方方的剝去了橘皮。一片一片的往櫻口裏送。瘦長條子微微一笑。又擲了一個橘子過去。老王笑道。從前是果擲潘郎。現在又有擲果的潘郎了。總要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纔好似這般有去無來。也不是生意。經旁邊一個學生笑道。蒙她慨然賞收。已經不勝榮幸之至了。你還想撈點回頭貨。真是要向呂洞賓借指頭的朋友。老王也自好笑。大衆一時高興。各自將手裏的橘子紛紛拋去。那邊喫了仍舊將橘皮拋過來。矮大塊頭笑道。這叫做投伊以福。橘報我以橘。皮咧大衆歡聲雷動。賣福橘的有趣。見大衆手裏福橘已空。其餘都是些輕而且脆的東西。不堪做孤注之一擲。悄悄的不住將福橘送將過來。大衆一來自願報效。二來不敢在異性面前做出寒乞相。少不得儘量的收進來。儘量的拋出去。在那邊剝橘子的時候。這邊便偷閒給錢。紅袖低褪玉臂。高擎忽然又添了一個臉來。瘦長條子出了一會神。回頭問老王道。你可曉得小姚在那裏。一個學生插嘴道。只怕在足球場裏。

明天要和英國海軍比球。大家都在那裏練習呢。瘦長條子道：「不足球和他有什麼關係？除非拍籃球和網球。這兩天他生病纔好，也不見得有這個興致。」老王笑道：「我曉得一定在宿舍裏睡着看書，瘦長條子道：「你快去拉他來。」老王答應着先跑到樓上，寄宿舍裏又尋到圖書館裏，只見小姚的影兒垂頭喪氣的從課室前走過，忽見課室的門半開着，裏面送出一陣中西合璧的歌聲，伸進頭去，張望時，只見小姚盤膝坐在講壇桌上，頭上戴一頂紅白相間的絨綫壓髮帽，直蓋到眉毛尖上，帽頂上顫巍巍地還有一個大紅絨球兒，身上穿一件同樣花紋的翻領絨綫衫，下面一條藏青色的西裝呢袴，露出一雙雪白布底的玄緞鞋，手裏捧着一本新出版的《何典》口裏不住念耶穌基督南無阿彌陀佛。下面還有幾個同志嘻嘻哈哈的高唱『名最寶名至好』的讚美歌。老王在門外笑着接唱『帝之望而天之樂』闖進去，喝道：「好呀！你們真會玩小姚這個樣兒，恭維你呢？不愧是一個外國小丑。」說一句中國腐敗話，就算是沐猴而冠了。走走走，還不快些下來。」老李教我找你哩。」說時伸手一把將他。

拖了下來。小姚道：「什麼事？下禮拜就要大考了，不要擔誤我的分數。我們正在這裏預備功課哩。」老王道：「別裝羊。我是敲鑼的，你是做戲的，不用問跟我跑好了。」拉了他，腳不點地的跑到校門口。老李連連頓腳道：「瞎，你們怎麼這時候纔來遲了？」一步皇后剛剛進去。大眾笑道：「皇帝來了。」皇后自然要躲進去。咧，楊次也的西湖竹枝詞有兩句說得好：「擰頭一笑匆匆去，不避生人。」熟人女孩兒的心理被他活畫出來。何況這熟人又不比尋常的熟人。咧，小姚臉上一紅，口裏唧噥着道：「狗口裏總長不出象牙來的。」竭力撒開老王的手，轉身回到樓上寄宿舍裏。老王、老李同他住在一室，也跟着進去。老李手裏還有不會拋去的大小紙包，無非是油余的花生米、香水瓜子，和沒有紙盒的陳皮梅，開了包攤在桌上。三人隨意吃着，默默無言。老王忽然歎息道：「好好的橘子，可惜都拋給她們了。」留在這時候吃不好。老李笑笑，不做聲。茶房笑嘻嘻的，拾了一個大竹籃子進來，裏面盡裝的水果、糖食。小姚伸手揀了兩隻鴨肫肝，一包巧格力糖，一隻割破了皮的沙田柚子，揮手道：「寫在我的帳上。」茶房點頭自去。老李伸頭